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

終日昏昏醉夢間，忽聞春盡強登山。 因過竹院逢僧話，又得浮生半日閒。

話說大宋徽宗朝有個官人，姓計名安，在北司官廳下做個押番，只夫妻兩口兒。偶一日，下番在家，天色卻熱，無可消遣，卻安排了釣竿，迤邐取路來到金明池上釣魚。釣了一日，不曾發市。計安肚裡焦躁，卻待收了釣竿歸去，覺道浮於沉下去，釣起一件物事來。計安道聲好，不知高低：「只有錢那裡討！」安在籃內，收拾了竿子，起身取路歸來。一頭走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計安！」回頭看時，卻又沒人。又行又叫：「計安，吾乃金明池掌。汝若放我，教汝富貴不可言盡；汝若害我，教你合家人口死於非命。」仔細聽時，不是別處，卻是魚籃內叫聲。計安道：「卻不作怪！」一路無話。

到得家中，放了竿子籃兒。那渾家道：「丈夫，快去廳裡去，太尉使人來叫你兩遭。不知有甚事，吩咐便來。」計安道：「今日是下番日期，叫我做甚？」說不了，又使人來叫：「押番，太尉等你。」計安連忙換了衣衫，和那叫的人去乾當官的事。了畢，回來家中，脫了衣裳，教安排飯來喫。只見渾家安排一件物事，放在面前。押番見了，喫了一驚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：「我這性命休了！」渾家也吃一驚道：「沒甚事，叫苦連聲！」押番卻把早間去釣魚的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是一條金鰻，它說：『吾乃金明池掌，若放我，大富不可言；若害我，教我合家死於非命。』你卻如何把它來害了？我這性命合休！」渾家見說，啐了一口唾，道：「卻不是放屁！金鰻又會說起後來！我見沒有下飯，安排他來喫，卻又沒事。你不吃，我一發喫了。」計安終是悶悶不已。

到得晚間，夫妻兩個解帶脫衣去睡。渾家見他懷悶，離不得把些精神來陪侍他。自當夜之間，那渾家身懷六甲，只見眉低眼慢，腹大乳高。條忽間又□月滿足。臨盆之時，叫了收生婆，生下個女孩兒來。正是：

野花不種年年有，煩惱無根日日生。

那押番看了，夫妻二人好不喜歡，取名叫做慶奴。

時光如箭，轉眼之間，那女孩兒年登二八，長成一個好身材，伶俐聰明，又教成一身本事。爹娘憐惜，有如性命。時遇靖康丙午年間，土馬離亂。因此計安家夫妻女兒三口，收拾隨身細軟包裹，流落州府。後來打聽得車駕杭州駐蹕，官員都隨駕來臨安。計安便迤邐取路奔行在來。不則一日，三口兒入城，權時討得個安歇，便去尋問；日日官員相見了，依；白收留在廳著役，不在話下。計安便教人尋間房，安頓了妻小居住。不只一日，計安觀渾家道：「我下番無事，若不做些營生，恐坐吃山空，須得些個道業，來相助方好。」渾家道：「我也這般想，別沒甚事好做，算來只好開一個酒店。便是你上番時，我也和孩子兒在家裡賣得。」計安道：「你說得是，和我肚裡一般。」便去理會這節事。

次日，便去打個量酒的人。卻是外方人，從小在臨安討衣飯吃，沒爹娘，獨自一人，姓周名得，排行第三。安排都廠，選吉日良時，開張店面。周三就在門前賣些果子，自捏合些湯水。到晚間，就在計安家睡。計安不在家，那娘兒兩個自在家中賣。那周三直是勤力，卻不躲懶，條忽之間，相及數月。忽朝一日，計安對妻子道：「我有句話和你說，不要嗔我。」渾家道：「卻有甚事，只管說。」計安道：「這幾日我見那慶奴，全不像那女孩兒相態。」渾家道：「孩兒日夜不曾放出去，外沒甚事，想必長成了怎麼？」計安道：「莫托大！我見他和周三兩個打眼色。」當日沒話說。

一日，計安不在家，做娘的叫那慶奴來：「我兒，娘有件事和你說，不要瞞我。」慶奴道：「沒甚事。」娘便說道：「我這幾日，見你身體醜陋，全不像模樣。實對我說。慶奴見問，只不肯說。娘見那女孩兒前言不應後語，失張失志，道三不著兩，面上忽青忽紅，娘道：「必有緣故！」捉住慶奴，搜檢她身上時，只歎得口氣，叫聲苦，連腮贈掌，打那女兒：「你卻被何人壞了？」慶奴吃打不過，哭著道：「我和那周三兩個有事。娘見說，不敢出聲，擱著腳，只叫得苦：「卻是怎的計結？爹歸來時須說我在家管甚事，裝這般幌子！」周三不知裡面許多事，兀自在門前賣酒。

到晚，計安歸來歇息了，安排些飯食吃罷。渾家道：「我有件事和你說。果應你的言語，那丫頭被周三那廝壞了身體。」那計安不聽得說，萬事全休；聽得說時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便要去打那周三。渾家攔住道：「且商量。打了他，不爭我家卻是甚活計！」計安道：「我指望教這賤人去個官員府第，卻做出這般事來。譬如不養得，把這丫頭打殺了罷。」做娘的再三再四勸了一個時辰。爹性稍過，便問這事卻怎地出豁，做娘的不慌不忙，說出一個法兒來，正是：

金風吹樹蟬先覺，斷送無常死不知。

渾家道：「只有一法，免得妝幌子。」計安道：「你且說。」渾家道：「周三那廝，又在我家得使，何不把他來招贅了？」說話的，當時不把女兒嫁與周三，只好休；也只被人笑得一場，兩下趕開去，卻沒後面許多說話。不想計安聽了妻子之言，便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當日且吩咐周三歸去。那周三在路上思量：「我早間見那做娘的打慶奴，晚間押番歸，卻打發我出門。莫是『東窗事發，若是這事走漏，須教我吃官司，如何計結？』沒做理會處。正是：

烏鴉與喜鵲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閒話提過，離不得計押番使人去說合周三。下財納禮，擇日成親，不在話下。

條忽之間，周三入贅在家，一載有餘。夫妻甚是說得著。兩個暗地計較了，只要搬出去住。在家起晏睡早，躲懶不動。周三那廝，打出吊人，公然乾頭。計安忍不得，不住和那周三廝鬧。便和渾家商量，和這廝官司一場，奪了休，卻不妨礙。日前時便怕人笑，沒出手；今番只說是招那廝不著，便安排圈套，捉那周三些個事，鬧將起來，和他打官司，鄰舍勸不住，奪了休。周三只得離了計押番家，自去趕趁。慶奴不敢則聲，肚裡自煩惱，正自生離死別。

計休在家相及半載，只見有個人來尋押番娘，卻是個說親的媒人。相見之後，坐定道：「聞知宅上小娘子要說親，老媳婦特來。」計安道：「有甚好頭腦，萬望主盟。」婆子道：「不是別人，這個人是虎翼營有請受的官身，占役在官員去處，姓戚名青。」計安見說，因緣相撞，卻便肯。即時便出個帖子，幾杯酒相待。押番娘便說道：「婆婆用心則個！事成時，卻得相謝。」婆婆謝了自去，夫妻兩個卻說道：「也好，一則有請受官身；二則年紀大些，卻老成；三則周三那廝不敢來胡生事，已自嫁了個官身。我也認得這戚青，卻善熟。」話中見快。媒人一合說成。依舊少不得許多節次，成親。

卻說慶奴與戚青兩個說不著，道不得個少女少郎，情色相當。戚青卻年紀大，便不中那慶奴意。卻整日鬧吵，沒一日靜辦。爹娘見不成模樣，義與女奪休，告托官員，封過狀子，去所屬看人情面，給狀判離。戚青無力勢，被奪了休。遇喫得醉，便來計押番門前罵。忽朝一日，發出句說話來，教「張公吃酒李公醉」，「柳樹上著刀，桑樹上出血」。正是：

安樂窩中好使乖，中堂有客寄書來。

多應只是名和利，撇在牀頭不拆開。

那戚青遇喫得酒醉，便來廝罵。卻又不敢與他爭。初時鄰里也來相勸。次後喫得醉便來，把做常事，不睬他。一日，戚青指著計押番道：「看我不殺了你這狗男女不信！」道了自去，鄰里都知。

卻說慶奴在家，又經半載。只見有個婆婆來閒話。莫是來說親？相見了。茶罷，婆子道：「有件事要說，怕押番焦躁。」計安夫妻兩個道：「但說不妨。」婆子道：「老媳婦見小娘子兩遍說親不著，何不把小娘子去個好官員家？三五年一程，卻出來說親也不遲。」計安聽說，肚裡道：「也好，一則兩遍裝幌子，二則壞了些錢物；卻是又嫁什麼人是得？」便道：「婆婆有什麼好去處教孩兒去則個？」婆子道：「便是有個官人要小娘子，特地叫老媳婦來說。現在家中安歇。他曾來宅上吃酒，認得小娘子，他是高郵軍主簿，如今來這裡理會差遣，沒人相伴。只是要帶歸宅裡去，卻不知押番肯也不肯？」夫妻兩個計議了一會，便道：「若是婆婆

說時，必不肯相誤，望婆婆主盟則個。」當日說定，商量揀日，做了文字。那慶奴拜辭了爹娘，便來伏事那官人。有分教做個失鄉之鬼，父子不得相見。正是：

天聽寂無聲，蒼蒼何處尋？

非高亦非遠，都只在人心。

那官人是高郵軍主簿，家小都在家中，來行在理會本身差遣，姓李，名子由。討得慶奴，便一似夫妻一般。日間寒食節，夜裡正月半。那慶奴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數月後，官人家中信用，催那官人去，恐在都下費用錢物。不只一日，乾當完備，安排行裝，買了人事，僱了船隻，即日起程，取水路歸來。在路貪花戀酒，遷延程途，直是快快。

相次到家，當真人等著。那恭人出來，與官人相見。官人只應得嚙，便道：「恭人在宅乾管不易。」便教慶奴來參拜恭人。慶奴低著頭，走入來立地，卻待拜。恭人道：「且休拜！」便問：「這是甚麼人？」官人道：「實不瞞恭人，在都下早晚無人使喚，胡亂討來相伴。今日帶來伏事恭人。恭人看了慶奴道：「你卻和官人好快活！來我這裡做什麼？」慶奴道：「奴一，時遭際，恭人看離鄉背井之面。」只見恭人教兩個養娘來：「與我除了那賤人冠子，脫了身上衣裳，換幾件粗布衣裳著了。解開腳，蓬鬆了頭，罰去廚下打水燒火做飯！」慶奴只叫得萬萬聲苦，哭告恭人道：「看奴家中有老爹娘之面。若不要慶奴，情願轉納身錢，還歸宅中。」恭人道：「你要去，可知好哩！且罰你廚下吃些苦：你從前快活也夠了。」慶奴看著那官人道：「你帶我來，卻教我恁地模樣！你須與我告恭人則個。官人道：「你看恭人何等情性！隨你了得的包待制，也斷不得這事。你且沒奈何，我自性命不保；等她性下，卻與你告。」即時押慶奴到廚下去。官人道：「恭人若不要他時，只消退在牙家，轉變身錢便了，何鬚髮怒！」恭人道：「你好做作！兀自說哩！」自此罰在廚下，相及一明。

忽一日晚，官人去廚下，只聽得黑地裡有人叫官人。官人聽得，認得是慶奴聲音。走近前來，兩個扯住了哭，不敢高聲。便說道：「我不合帶你回來，教你吃這般苦！」慶奴道：「你只管教我在這裡受苦，卻是幾時得了？」官人沉吟半晌，道：「我有道理教你處。不若我告他，只做退你去牙家，轉變身錢。安排解舍，悄悄地教你在那裡住。我自教人把錢來，我也不時自來和你相聚。是好也不好？」慶奴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可知好哩！卻是災星退度。」當夜官人離不得把這事說道：「慶奴受罪也夠了。若不要他時，教發付牙家去，轉變身錢。」恭人應允，不知裡面許多事。且說官人差一個心腹虞候，叫做張彬，專一料理這事。把慶奴安頓廊舍裡，隔得那宅中一兩條街。只瞞著恭人一個不知。官人不時便走來，安排幾杯酒喫了後，免不得幹些沒正經的事。

卻說宅裡有個小官人，叫做佛郎，年方六歲，直是得人惜。有時往來慶奴那裡耍。爹爹便道：「我兒不要說向媽媽道，這個是你姐姐。」孩兒應諾。忽一日，佛郎來，要走入去。那張彬與慶奴兩個相並肩而坐吃酒。佛郎見了，便道：「我只說向爹爹道。」兩個男女回避不迭，張彬連忙走開躲了。慶奴一把抱住佛郎，坐在懷中，說：「小官人不要胡說。姐姐自在這裡吃酒，等小官人來，便把果子與小官人吃。」那佛郎只是說：「我向爹爹道，你和張虞候兩個做甚麼？」慶奴聽了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你說了，我兩個卻如何？」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：「寧苦你，莫苦我。沒奈何，來年今日今時，是你忌辰！」把條手中，捉住佛郎，撲翻在牀上，便去一勒。那裡消半碗飯時，那小官人命歸泉世。正是：

時間風火性，燒卻歲寒心。

一時把那小官人來勒殺了，卻是怎地出豁？正沒理會處，只見張彬走來，慶奴道：「叵耐這廝，只要說與爹爹知道。我一時慌促，把來勒死了。」那張彬聽說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道：「姐姐，我家有老娘，卻如何出豁？」慶奴道：「你教我壞了他，怎恁他說！是你家有老娘，我也有爹娘。事到這裡，我和你收拾些包裹，走歸行在見我爹娘，這須不妨。張彬沒奈何，只得隨順。兩個打疊包兒，漾開了逃走。離不得宅中不見了佛郎，尋到慶奴家裡，見他和張彬走了，孩兒勒死在牀。一面告了官司，出賞捉捕，不在話下。

張彬和慶奴兩個取路到鎮江。那張彬肚裡思量著老娘，憶著這事，因此得病，就在客店中將息。不只一日，身邊細軟衣物解盡。張彬道：「要一文看也沒有，卻是如何計結？」籟籟地兩行淚下：「教我做個失鄉之鬼！」慶奴道：「不要煩惱，我有錢。」張彬道：「在那裡？」慶奴道：「我會一身本事，唱得好曲，到這裡怕不得差。何不買個鑼兒，出去諸處酒店內賣唱，趁百□文，把來使用，是好也不好？」張彬道：「你是好人家兒女，如何做得這等勾當？」慶奴道：「事極無奈，但得你沒事，和你歸臨安見我爹娘。」從此慶奴只在鎮江店中趕趁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那周三自從奪了，做不得經紀。歸鄉去投奔親戚又不著。一夏衣裳著汗，到秋天都破了。再歸行在來，於計押番門首過。其時是秋深天氣，濛濛的雨下。計安在門前立地。周三見了便唱個喏。計安見是周三，也不好問他來做甚麼。周三道：「打這裡過，見丈人，唱個暗。」計安見他身上襤褸，動了個惻隱之心，便道：「人來，請你吃碗酒了去。」當時只好休引那廝，卻沒甚事。千不合，萬不合，教人來喫酒，卻教計押番：一種是死，死之太苦，一種是亡，亡之太屈！

卻說計安引周三進門。老婆道：「沒事引他來做甚？」周三見了丈母，唱了喏，道：「多時不見。自從奪了休，病了一場，做不得經紀，投遠親不著。姐姐安樂？」計安道：「休說！自你去之後，又討頭腦不著。如今且去官員人家三二年，卻又理會。便教渾家暖將酒來，與周三吃，吃罷，沒甚事，周三謝了自去。天色卻晚，有一兩點雨下。周三道：「也罪過，他留我吃酒！卻不是他家不好，都是我自討得這場煩惱。」一頭走，一頭想：「如今卻是怎地好？深秋來到，這一冬如何過得？」

自古人極計生，摹上心來：「不如等到夜深，撥開計押番門。那老夫妻兩個又睡得早，不防我。拿些個東西，把來過冬。」那條路卻靜，不甚熱鬧。走回來等一歇，撥開門閃身入去，隨手關了。仔細聽時，只聽得押番娘道：「關得門戶好？前面響。」押番道：「撐打得好。渾家道：「天色雨下，怕有做不是的。起去看一看，放心。押番真個起來看。周三聽得，道：「苦也，起來捉住我，卻不利害！」去那灶頭邊摸著把刀在手，黑地裡立著，押番不知頭腦，走出房門看時，周三讓他過一步，劈腦後便剝。覺得襯手，劈然倒地，命歸泉世。周三道：「只有那婆子，索性也把來殺了。」不則聲，走上牀，揭開帳子：把押番娘殺了。點起燈來，把家中有底細軟包裹都收拾了。碌亂了半夜，周三背了包裹，倒拽上門。迤邐出北關門。

且說天色已曉，人家都開門，只見計押番家靜悄悄不聞聲息。鄰舍道：「莫是睡殺了也？」隔門叫喚不應。推那門時，隨手而開。只見那中門里計押番死屍在地，便叫押番娘，又不應。走入房看時，只見牀上血浸著那死屍，箱籠都開了。眾人都道：「不是別人，是戚青這廝，每日醉了來罵，便要殺他。今日真個做出來！」即時經由所屬，便去捉了戚青。戚青不知來歷，一條索縛將去，和鄰舍解上臨安府。府主見報殺人公事，即時升廳，押那戚青至面前，便問：「有請官身，輒敢禁城內殺命掠財！」戚青初時辯說，後吃鄰舍指證叫罵情由，分說不得。結正申奏朝廷，勸得戚青有請官身，禁城內圖財殺人，押赴市曹處斬。但見：

刀過時一點清風，屍倒處滿街流血。

戚青在喫了一刀。且說周三壞了兩個人命，只恁地休，卻沒有天理！天幾曾錯害了一個？只是時辰未到。

且說周三迤邐取路，直到鎮江府，討個客店歇了。沒事，出來閒走一遭，覺道肚中有些饑就這裡買些酒吃：只見一家門前招子上寫道：

醒成春夏秋冬酒，醉倒東西南北人。

周三入去時，酒保唱了喏。問了升數，安排蔬菜下口。方纔喫得兩盞，只見一個人，頭頂著廝鑼，入來闖兒前，道個萬福。周三擡頭一看，當時兩個都吃一驚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慶奴。周三道：「姐姐，你如何卻在這裡？」便教來坐地。教量酒人添只盞來，便道：「你家中說賣你官員人家，如今卻如何恁地？」慶奴見說，淚下數行。但見：

幾聲嬌語如鴛鴦，一串真珠落線頭。

道：「你被休之後，嫁個人不著。如今賣我在高郵軍主簿家。到得他家，娘子妒色，罰我廚下打火，挑水做飯，一言難盡……

喫了萬千辛苦。」周三道：「卻如何流落到此？」慶奴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後來與本府虞候兩個有事，小官人撞見，要說與他爹爹，因此把來勒殺了。沒計奈何，逃走在此。那廝卻又害病在店中，解當使盡，因此我便出來攢幾錢盤纏。今日天與之幸，撞見你。喫了酒，我和你同歸店中。」周三道：「必定是你老公一般，我須不去。」慶奴道：「不妨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那裡是教周三去，又教壞了一個人性命。有詩為證：

日暮迎來香閣中，百年心事一宵同。  
寒雞鼓翼紗窗外，已覺恩情逐曉風。

當時兩個同到店中，甚是說得著。當初兀自贖藥煮粥，去看那張彬。次後有了周三，便不管他。有一頓，沒一頓。張彬又見他兩個公然在家乾艱，先自□分病做□五分，得口氣，死了。兩個正是推門入拍。免不得買具棺木盛殮，把去燒了。周三搬來店中，兩個依舊做夫妻。周三道：「我有句話和你說：如今卻不要你出去賣唱；我自尋些道路，撰得錢來使。」慶奴道：「怎麼恁他說？當初是沒計奈何，做此道路。」自此兩個恩情，便是：

雲淡淡天邊駕鳳，水沉沉交頸鴛鴦。  
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

忽一日慶奴道：「我自離了家中，不知音信，不若和你同去行在，投奔爹娘。——『大蟲惡殺不吃兒』。」周三道：「好卻好，只是我和你歸去不得。」慶奴道：「怎地？」周三卻待說，又忍了。當時只不說便休，千不合，百不合，說出來，分明似飛蛾投火，自送其死。正是：

花枝葉下猶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懷毒。

慶奴務要問個備細。周三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如此如此，把你爹娘都殺了，卻走在這裡。如何歸去得！」慶奴見說，大哭起來，扯住道：「你如何把我爹娘來殺了？」周三道：「住住！我不合殺了你爹娘，你也不合殺小官人和張彬，大家是死的。」慶奴沉吟半晌；無言抵對。倏忽之間，相及數月。周三忽然害著病，起牀不得，身邊有些錢物，又都使盡。慶奴看著周三道：「家中沒柴米，卻是如何？你卻不要咳我，前回意智今番在，依舊去賣唱幾時；等你好了，卻又理會。周三無計可施，只得應允。自從出去趕趁，每日撰得幾貫錢來，便無話說；有時攢不得來，周三那廝便罵：「你都是又喜歡漢子，貼了他！」不由分說。若撰不來，慶奴只得去到處熟酒店裡櫃頭上，借幾貫歸家，撰得來便還他。

一日，卻是深冬天氣，下雪起來。慶奴立在危樓上，倚著欄杆立地，只見三四個客人，上樓來喫酒。慶奴道：「好大雪，晚間沒錢歸去，那廝又罵。且喜那三四客人來飲酒，我且胡亂去賣一賣。」便去揭開簾兒，打個照面。慶奴只叫得「苦也」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宅中當直的。叫一聲：「慶奴，你好做作，卻在這裡！」嚇得慶奴不敢則聲。原來宅中下狀，得知道走過鎮江，便差宅中一個當直廝趕著做公的來捉。便問：「張彬在那裡？」慶奴道：「生病死了。我如今卻和我先頭丈夫周三在店裡住。那廝在臨安把我爹娘來殺了，卻在此撞見，同做一處。」當日酒也吃不成。即時縛了慶奴，到店中牀上拖起周三，縛了，解來府中，盡情勘結。兩個各自認了本身罪犯，申奏朝廷。內有戚青屈死，別作施行。周三不合圖財殺害外父外母，慶奴不合因好殺害兩條性命，押赴市曹處斬。但見：

犯由前引，棍棒後隨。前銜後巷。這番過後幾時回？把眼睜開，今日始知天報近。正是：但存夫子三分札，不犯蕭何六尺條。這兩個正是明有刑法相系，暗有鬼神相隨。道不得個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後人評論此事，道計押番釣了金鰻，那時金鰻在竹籃中，開口原說道：「汝若害我，教你合家人口，死於非命。只合計押番夫妻償命，如何又連累周三、張彬、戚青等許多人？想來這一班人也是一緣一會，該是一宗案上的鬼，只借金鰻作個引頭。連這金鰻說話，金明池執掌，未知虛實，總是個凶妖之先兆。計安既知其異，便不該帶回家中，以致害他性命。大凡物之異常者，便不可加害，有詩為證：

李救朱蛇得美妹，孫醫龍子獲奇書。  
勸君莫害非常物，禍福冥中報不虛。